

藪維「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」圖照（文見一四二頁）

①作者襁褓中與父、母、兄合照。

②作者外祖父王家瑞。

③作者大姨結婚照。



①

滿地縱橫虎豹羣
嬪娟奮袂敢當熊
誰知援粉調脂色竟
奏馴獅狹象功狃肝
灑膽動凶頑色格豺
狼叩九關舌有蓮花
胸有竹智囊誰更

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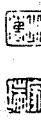
無倫虎穴龍潭好試
身他日玉皇編小史經
妝季布屬斯人義重
身輕不辭死疾風勁
草見貞姿寄聲眉嫵
張公子合鑄黃金紀
義姬癸未冬至前三日
述事贈伯駒姪人潘素詩為
婉如孫女書之藏園老人

③

峩峩東嶽高峻極
冲青天巖中間虛宇
寐冥幽以玄氣象爾
何物遂令我屢遷逝
將宅斯域可以盡天
年謝道韞詩為

婉如二女書之

少溥



① ② 傅增湘於作者母親紀念小冊所留墨寶。「婉如」為傅另擬之「字」，期勉溫婉之意。

(作者母親七姊妹名中第一字皆用「漪」，為外婆所取。)

③ 作者外公王家瑞（少溥）於作者母親紀念小冊中所留珍貴字跡。

舊時王謝堂前燕

(彩色圖照刊第九頁)

讀維

王府全盛時期，典型不食人間煙火的母親，渡過輝煌的少女歲月。而整個家族的人際關係、僱僕編制，與庭園規模，幾相當於清末民初的「紅樓夢」版模，小輩們私下也把大祖母封成「賈母」。

房……等，羅列其間。玻璃花房建在最後一進，外曾祖父愛花，特雇花匠照管四時花卉盆景。

四英畝廣的宅院，設兩面大門，門牌各一：王公館統由五十五號、張之洞家自五十三號出入。朱門旁另一綠色大

老宅的建構，頗為繁複：走進寬闊的朱紅大門，左右兩旁是門房，中間一條「門洞」——即兩邊玻璃窗門，上有蔽頂的閻長走道。頭尾兩端各掛一匾額：「塞北生佛」與「飢渴爲懷」。出了門洞，遇紫蘿藤架，即到第一進院落，左

前方一棟寬敞二層洋樓，租給張之洞家
人。右邊是花園，時溢清香。再往裏走
，穿過鐵門，還有兩進院落，包括帳房
、外客廳、堂屋、餐廳、佣人間、主人

門，內為車庫，停放兩部汽車。曾外公壽誕宴客時，朱紅大門敞開、二門卸下，門檻斜墊厚板，賓客車子可長驅直入第二進院落，以免長者費腳程。從外門抵達內室，緩步約莫十分鐘。小輩們放學回家，一進門常撒腿就跑，不耐久走！

曾外公過五十整壽時，異常熱鬧，宣統皇帝賜的「福壽」大字一對匾額，高懸堂屋左右兩邊壁上，其他如徐世昌等政要好友的賀聯也一一掛起。首日暖

說相聲者來自家堂屋表演（多半是旁人送的賀禮。）常連安與「小蘑菇」父子都曾在邀請之列。次日壽誕，廣開流水席，飯館廚子來家裏辦外燴，賓客隨到隨吃。歡樂氣氛往往延續至第三天，大夥兒仍意猶未盡，吃喝笑談間，悠然劃下句點。

曾外公五十大壽，母親還被抱在奶媽懷裏，六十整壽時，她已經能背誦顏惠慶寫的賀屏前四句了：「繞過七日正

壽辦一堂會」，大夥兒用過餐後，散步到一街之隔的黎元洪家，欣賞名角唱戲

重陽，妍極星輝畫錦堂。壽世不增花甲子，愛民總是佛心腸。」（曾外公生辰為九月十六日。）

母親年少時最樂的事之一，即隨長輩到北京她三外公傅增湘（註八）家去興辦女學，不遺餘力。光緒卅一年（西元一九〇五年）就在天津創設「女子公學」及「高等女學」，開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先河。後又開辦「北洋女子師範學堂」，為「河北師範學院」的前身。

一九〇七年創辦「京師女子師範學堂」，張之洞特別奏請調傅增湘為總理。

傅家舊址在北京石老娘胡同七號，庭院深廣闊長，內有約兩百間房，除住家外，其餘專門收藏古籍，尤其各類善本書，難以計數。傅中風之後，曾捐贈一批絕版的善本書給中央，當時蔣委員長還特地撥款囑他安心養病。過世不久，家人將藏書捐給國立北京圖書館，館方派專員來傅家，光整理就花了三個月。

彼時懵懂的母親，只記得傅家偌大花園內，假山流水、造景幽雅，花園兩

旁全是藏書的房間，都上了鎖，透過玻璃窗，可瞧見裏頭原木書櫃、古意盎然。傅家表兄弟姊妹眾多，母親每次去，總玩得興高采烈。她常跟她爺爺坐火車上北京，再隨父親回津。（或者隨父去

、跟爺爺回來。）僅坐火車來回，就夠愉快了。

傅增湘每到天津，最愛買天津特有的「煎餅果子」。煎餅用綠豆粉磨漿製成，抹上甜麵醬，夾入油條，香脆好吃。他常買一塊錢（一大蒲包）的煎餅，帶回北京。吃的時候，將薄餅再烙過，配上現買油條，可重現原味。

傅的書法，也是一絕。他中風之後

，市場價格旋即上漲。近年四姨從大陸塘沽托人捎來母親學生時代的一本小紀念冊，內有長輩名人題字作畫等。傅增湘以小字寫了滿滿兩頁，字跡勁秀、功力深厚，彼時已六十歲了。（見一四一頁附圖）

從五歲起，母親就被外公帶著出席喜慶宴會等場合。官宦人家請客，多喜道地的西方餐飲小館或飯店，大姨結婚

即在法租界的永安飯店宴客。由於常隨雙親「闔第光臨」，參與盛筵，「西餐」乃母親成長過程重要內容之一。印象最深者首推主菜「炸大蝦」——大蝦指天津出名的「對蝦」（註九），這蝦碩大肥厚、蝦黃鼓脹、肉質鮮美。作法頗費工夫，須去殼攤平、抹上面粉、沾過打勻的雞蛋，再裹滿細麵包粉，油炸至金黃色。進餐時，侍者托著大長盤，盛滿了炸大蝦，至桌邊一一分送，可儘管取用，極其痛快！

其次是濃湯：蘆筍雞絨鮑魚湯與奶油波菜湯之好喝，是毋庸置疑的。而母親特別強調的牛尾湯，材料用最貼近臀末粗厚的兩大塊牛尾，筋多肉實，加蕃茄燉得牛尾軟爛、紅湯濃稠，喝完便已飽足。此湯亦使母親來台多年仍有「曾飽足。此湯亦使母親來台多年仍有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之歎！

最愛青睞——細膩的栗子粉上，一坨誘人的乳白鮮奶油，享用時攬和成泥，美味難以形容。一提此事，母親便眉飛色舞……

難忘的還有「起士林」（Kiessling

& Bader），此店由二德國人合夥經營，開設於英租界最「高尚」之區——中街。其自製蛋糕、純巧克力、冰淇淋，無不滋味絕佳。以巧克力蛋糕為例：一塊七毛錢一個，（母親零用錢一個月兩塊錢。）裏面夾了許多層鮮奶油，外灑薄巧克力片，柔潤濕乎到可用小勺舀來吃。母親偶爾買塊巧克力蛋糕，帶到對面的光陸戲院看電影，邊吃邊看，其樂無窮！

傅老先生，也嗜嚐洋食，來津除了煎餅餸子外，必購起士林的特製咖啡糖。我大姨則偏愛「三色冰磚」——如雪花慕斯般軟綿易化，沒事買一整塊回家與妹妹分享。他們的冰淇淋香濃可口，「吃了完好久，上牙膛還掛著奶香味！」母親如此形容。起司林也提供餐飲，嚴寒冬日，推門進去，一股濃濃暖暖咖啡香氣，頓時迎面撲鼻而來……

母親的故鄉——天津，不僅涵括古今名勝，又融匯中西風味。它的天然優勢——位於渤海的西岸、海河水五大支流（永定河、大清河、子牙河、南運河、北運河）的匯合處和入海口，使它成為北方最大貿易港口。天津總面積有一萬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，亦中央直轄市之一，距北京一百二十公里，拱衛京畿，可謂中國首都的東大門。

天津被闢為商埠，是清咸豐十年（西元一八六〇年）的事。但早在六百年前，天津城就已經築成。明永樂二年（西元一四〇四年）為防倭寇入侵，設置「天津衛」，「衛」是明代軍隊編制，五千六百人為衛。其後，人們就管天津叫「天津衛」。八國聯軍戰後，劃定租界，近代工業興起，租界地區日益繁榮，舊商業區依然熱鬧。天津本來即為南北土產與各行商旅的集聚地，外國貨物由此分銷至北方。

天津市轄十三區、五個縣。整個大天津區，既有語帶濃厚天津土腔的純真老鄉，亦含「講標準國語」的知識份子，包括較西化的權貴名士。居少數的宦門子弟，只能算「部分西化」；看似作風洋派，實則思想守舊。老一輩更是講究倫理、看重道德分際的。在天津，仍相聯繫。《天津文史資料選》第十三

輯內，由張國忱所述、柴壽安整理的「奉系『董家俱樂部』」一文，記敘天津租界區的原東北老臣，由王樹翰發起，在英租界十號路（今保定道）董士恩家裏，組織一俱樂部，人稱「董家俱樂部」。此處距王府老宅很近，拐個彎兒就到了。董家富麗堂皇的客廳還掛著外公王家瑞慶賀主人五十壽辰的賀屏。

及經濟、工商界人物，非僅限原東北老臣。經常露面的有曾外公王迺斌（註十一）、與吳景濂、湯玉麟、龔心湛、潘復、陳光遠、佟兆元、張廷謗、張國忱等多人。一九三六年，國民黨擬召開代表大會，張學良致電張作相等（人稱「輔帥」），要他們組織東北同鄉會，並提出代表人候選人名單。東北同鄉會成立後，設董事、幹事會。董事十餘人，曾外公也在其內。

一九三七年，西安事變爆發，董家俱樂部的張作霖父子舊僚屬等，曾緊急拍電報給張學良，囑他勿殺蔣介石，電報發表於《大公報》上，由張作相、王樹翰、吳景濂、翟文選、高紀毅、曾外

公王迺斌等十七人具名。母親猶清楚記得那幾天大人們臉上的表情。有一天，她悄悄上樓，經過長輩臥房，看見她爺爺神色緊張而嚴肅，正跟祖母討論張何以這般……難掩焦慮關切之情。（張「少帥」算是他晚輩）待塵埃落定後，張學良被蔣監禁起來，自此，董家俱樂部「門前冷落車馬稀」，東北老臣們心情震盪之餘，行事更趨低調了。

一九三九年，海河氾濫，天津淹大水後，大姨與母親的閨房重新漆過：牆壁上半截粉刷淡柔粉色，下半截塗淺粉色油漆，連兩張床的鐵架也油上同色系漆。姊妹倆戲稱這段歲月為「粉牆時代」，二人靈犀相通，無所不談，籠罩於嚴謹的家庭風下，仍逍遙享受少女歲月。

十一個兄弟姊妹中，母親排行第二，唯獨跟大姨感情最好。她們同唸英國人辦的貴族學校——耀華（註十一），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學英文。二人自詡為「走在時代尖端的兩個小尖兒」，衣物總用法租界買的進口貨，質精樣新。大姨專喜紅色，母親偏愛綠色。荳蔻年華

，姊妹倆攜手出遊，一紅一綠，讓人眼前為之一亮！

二人個性迥異，「大姐」開朗樂觀，具天生的幽默感，常講笑話逗得祖母大樂！「二姐」多愁善感，愛生悶氣，必再三修改，師傅忍不住歎道：「二小姐真難伺候啊！」大小姐就無所謂，即使寬寬蕩蕩，也毫不介意。

大姨的古典美是公認的：柳葉眉，杏核眼，懸膽鼻，唇紅齒白，身子略顯瘦弱。張作霖的五太太「壽夫人」，沒事去他們家走動，每遇大姨便讚歎：「大姑娘真俊啊！」

大姨曾因罹患肺結核而休學三年，養病期間，每天早晨，穿上外婆特別給她訂製的新旗袍，由司機載送至附近法租界的法國花園（後改名中心公園），對著松柏樹作深呼吸，當差的王郭會送報紙給她看。回家休息用餐後，閒閒地

康復了。

那年代，肺病為致命之疾，母親的四姑王家瑜，年齡與她們相近，最得她爺爺寵愛。讀學費特昂貴的法國學校，中、英、法文造詣皆優，年年考第一。她嫁給吳大帥（俊陞）之孫吳鐵鋒，兩人條件匹配，又情投意合，婚禮空前盛大；陪嫁三屋子的考究家具，聘禮手鐲鑲十九克拉鑽石，耳環戒指各四克拉；不料結婚後八十餘天，她就大量吐血，吳父怕兒子感染，給與廿萬法幣（註十二），命赴美西留學。（後讀加州頂尖大學，取得化工博士。）

不久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音訊中斷，直到女方病逝，夫妻沒見上一面。她病中寫了多本上鎖的日記，託蔡姓特別護士赴美唸書時轉交夫婿，吳鐵鋒睹此血淚遺作，崩潰欲狂：。獨身多年，抑鬱以終。據說是在香港，服了自配毒藥而結束一生。

母親猶牢記外公親筆寫的輓聯：「知何時夫婿自海外歸來，鳳去臺空，憑弔徒拋悼亡淚！惟今日手足成人天永訣，雁行失序，傷心忍賦斷腸詩！」辭皆

外公自擬。他在外客廳提毛筆揮寫時，當差的王郭幫著拉輓聯，忍不住邊看邊落淚……整個王氏家族也由絢爛歸趨平淡，凡事盛衰總有跡可循。大家族食指浩繁，不事生產者多，光靠外祖父「介文官薪水及東北田租收入，無法應付龐大開銷。曾外公去世後，三叔公與外祖父商議：依照其父早先擬好的遺囑，所有家產由二子均分。三叔公將分得遺產悉數變賣成金條美鈔。外祖父則不願變賣祖產田地，解放之後，全部充了公。

十九號路的大宅被迫出售，外婆與子女們也都搬離，另賃屋而居。文革時，外婆——我母親魂牽夢縈的「姆媽」，因降成平民階級，未受逼迫，安然渡此一劫。王府故居自是面目全非，先改為廣濟醫院，繼而換成天津口腔醫院十餘年，據云今已拆建。

大姨養病休息三年，復學後回耀華上課，正好與母親同班。外公外婆擔心課業太緊，大姨體力吃不消，將她轉到天津學院。(Tientsin College，英國人所辦，學生謠稱「烤滷雞」大學。)母

親隨後跟進，也轉入此校中文系，唸到二年級時，居然因仰慕追求者眾，深覺困擾而不堪應付，乾脆辦了休學。

過了數年單身貴族生涯，某一次，母親至友人家作「方城之戰」，談笑之間，一個陌生的男子，似驚「天人」而看傻了眼——此君正是我父，見王二小姐顧盼自若、清秀憚人之姿而目不轉睛……

父親原本在大後方軍事委員會情報

局工作，戰後由四川到上海，輾轉至天津，任職於「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天津物資儲運局」。(此署總部在上海，主要負責將美國救濟的各種物資，由天津運往東北。)生於南方的父親，能與母親相識，也算難得的「巧遇」。母親眼高於頂，其弟常戲言：「我姊姊非大總統不嫁的！」

一九四九年，我父先來台灣，拼命寫信拍電報催婚。躊躇未決之際，全家上下包括老媽子在內都說：「小王人品挺好，再錯過就……」況且我父親相貌端正，謹厚老實，中央警官學校特警班畢業的他，完全沒有情報人員精明厲害

的氣息。再者，考慮他隻身一人，無複雜大家庭人際關係，於是母親答應了。具骨氣的她，不帶走娘家「針線」，只攜大姐所贈鑲珍珠小鑽墜項鍊。

她是獨自坐一艘大客貨輪來的，途經韓國仁川卸貨，開了九天九夜才到。剛上船時，睹亂糟糟情景，立刻後悔不迭。因母親非同眾人「逃難」，而是遠赴婚約。大姨偕友送她到天津碼頭，兩姊妹，一個佇立船上，另一位等在船下。大姨強忍淚水直勸我媽：「妳哭什麼？！」自己回家埋頭悶泣了整天……臨走前向眾人辭行，她大祖母知來日不多，再見渺茫而傷心，母親還安慰著說：「我明年就回來！」半個世紀悠悠消逝，她始終未返故鄉。

初來台灣，領教了木桶澡盆與「毛坑」的厲害，飽受震撼！(他們天津故居，老早使用抽水馬桶及清洗專用設備，一套四件。)素具潔癖的母親經常拒絕上廁所！從來沒進過廚房的她，婚後首次生炭爐，不懂使用木柴，底層報紙點燃，相思炭直接扔進，嘗試兩小時仍未點著，氣得悲從中來，躺床痛哭流涕

。父親下班見狀，安慰一番並帶出用餐，這才破啼為笑。

自大陸撤退來台者，起先多落腳基

雀巷底一百卅坪大的庭院；由大門推進，小徑兩旁灌木叢，夏夜螢火蟲閃亮似繁星。前後院木瓜、葡萄、枇杷等果樹，皆父親所栽植，滿園盎然綠意，豐富了我們的童年。左鄰右舍，彼此照應，大舅、五姨兩家，時來探訪，稍微慰解母親的鄉愁。

一九六一年，父親決定接下木柵一所煤礦主任的重責。母親極不情願，勉強同意後，舉家才搬去。初期果然經歷了缺自來水、輪流提大水桶、洗澡如廁都與鄰居共用的日子，當母親再也無法忍受半夜起來摸黑上公廁時，父親加蓋了洗手間。

我們所住的那排五戶平房宿舍，建在小山坡上，居高臨下，俯瞰整片礦場，後側遠眺綠山農田，景致清幽。鄰居與礦工們，絕大多數是純樸保守的本省人，所謂的「礦長夫人」，適應不良，變成了異類。……

三個小孩，或躲山間蘆葦叢內編織美夢，或游小溪中嬉戲抓蝦，母親卻獨

自為下礦坑視察的父親擔驚受怕，甚至

被思鄉之苦侵蝕心靈，以致神經衰弱。她幾次推門進主臥室，發覺母親一人默默躺床上，睜眼愣愣直視天花板，動也不動，兩行清淚，橫順眼角，緩緩分流向兩鬢。驚問怎麼了，她如小女孩委屈地哽咽道：「我想我媽！」……偶爾應舊識之邀，母親乘計程車上台北（彼時木柵算郊區），與將軍名流

而，豁達的大娘熬過來了。猜想母親必承受不住這種陣仗。她來此「蕞爾小島」，苟且偏安，原來亦隱含天意的。……大娘個性溫和內斂，胸襟之寬廣，超乎尋常人。大陸尚未開放時，有二次，大娘排隊買鴨梨，輪到她時，掏錢動作慢了些，賣梨的老頭兒喝斥：「怎麼不早點兒把錢預備好？耽誤大家時間！」大娘不慍不火地回答：「對不起！同的人都笑開了，說：「這位大娘真有趣！」

之屬牌敘，以解愁悶。從眾人尊重感裏，尋覓些昔日餘緒。嘗隨家人共赴父執輩官邸，遙望母親與精明女眷們牌桌上切磋，旗袍套裝及配飾依舊高雅細緻，面色卻落寞淡然帶一絲傲意，竟似繁華漸褪的落拓王孫了。……

「資本家」，英租界倫敦路的華屋遭群聚小兵們踐踏、財物紀念品被搜括沒收、親人遭打、頭髮挨剪、受批鬥羞辱、兒女下放遠方、鄰友不乏自盡者……。然

「媽，母親不然，生性剛烈倔強，又帶純真孩氣。已屆耆耋之年，「原味不變」，彷彿華麗孔雀，即使羽毛落盡，驕傲依舊！大半輩子，她活在過去的緬懷裏，想念天津良鄉的糖炒栗子、起司林的鮮奶油巧克力蛋糕、西式盛宴中的炸大蝦等等。恍若心靈深處部分，自動封存於那段黃金年華裏。」

去年冬，母親摔了兩跤，治療時，痛得嚎啕大哭，邊哭邊數落父親：「罪過！」深沉積怨決堤宣洩而出。子孫們面相覲，父親臉色凝重，杵在一旁，默

默不語。：

康復後，小輩建議陪二老打打小牌，免得沒事閒嘴。母親本不贊同，嫌「牌搭子們」笨。一旦坐上桌，旋即談笑風生，猶吟有詞：「跟你們這些人玩，我會得五癆七傷！」但見她邊教邊罵，管三家牌還兼交通警察，指揮若定，氣勢睥睨全場！暗自驚異：昔日王二小姐，竟然風華再現！原來我父當年驚艷的「落難公主」，正重溫富貴雲煙舊夢；（更發覺母親除「長恨歌」能倒背如流外，且蘊含另一面智慧靈光！）

近日忽聞好友言：「我們都好欣賞伯母哦！」語氣充滿孺慕之情，指向母親的詼諺吐與見識。重新提醒了我們：某些人、事、物，有時因太過親近而不以為意，其實值得審視珍惜的。出身大家的母親，通曉人情、洞察事理，兒女濡染默化，自然深受影響。

回首雙親跨海來此，全無長輩的呵護支撐，國憂家愁之際，尚須為人父母的關鍵階段，本已欠缺隔代長輩（祖父母）的憐惜疼愛，另一面又間接承受歷史的生命重量，人格塑養過程難免顛簸……已屆社會中堅之齡，有時竟得扮演撫平兩代傷痕的角色！安撫上一代離鄉失庇的傷憾之餘，尚須回頭尋求並維持自身的平衡！

大時代動盪下的兩位宦門千金，半個世紀滄桑，環境際遇各異。大姨自天津師範學院教師進修班畢業，於中學執教卅年。十餘年前定居美國，兒女皆斐然有成，且事親至孝，起居生活安穩無虞。詢及所經風浪及家門恩怨情事，大姨一如往常——平和沉穩含蓄、全無任何怨責。從她身上，能深切感受到外公那般敦厚渾然不與人爭的氣度。

母親婚後至今，未嘗出外謀職。父親年長八歲，對老伴大致寬容體讓。兒女不盡如意，尚能承歡膝下。每過些時日，與美東的大姨通電，動輒一、兩個鐘頭，聊得淋漓盡致。稀罕的是：兩位長輩，迄今猶未「重逢」，類似「近鄉情怯」吧！暫擱置健康因素考量，擅自替此況下一註腳：「相見爭如不見！」

或者，彼此保留年少純真美好的印象，是目前較佳的選擇。

註解：

註八：傅增湘（一八七二—一九四九）

字沅叔，別號藏園居士，雙鑑樓主人。四川江安人。光緒十四年

舉人，光緒廿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

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歷任國

史館協修、貴州學政、直隸道員

、提學使、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

習所長、京師女子師範堂總理

、監督。一九二七年任教育總長，兩度

管理委員會、圖書館館長、專門委員等職。工詩文，卸官後寓居北京，專事著述，精書法。著作有《雙鑒樓藏書記》、《雙鑒樓藏書續記》、《清代殿試考略》、《宋代蜀文集存》等。

註九：對蝦原意指將兩隻大蝦頭尾顛倒相向、蝦足彼此交叉纏成一對，易放好取，價格低廉。六、七十年前，對蝦盛產期間，三對六隻算一毛錢，一塊錢可買二十對。

註十：原文第四段此處之「王恩甫」，應即曾外公「王恩溥」，恩溥是其字。另五、七段兩處「王迺宾」之賓（賓），當是同音之誤。

註十一：私立耀華學校為英國公部局創

辦，包括小學、初中及高中三部。設備先進，師資優異。當時校長趙君達亦留英博士，文質彬彬，和善有禮。南開中學被炸後，趙收留南開學生，日人忌之，予以刺殺。

註十二：民國廿四年，國民政府改革幣制，規定以中央、中國、交通

、中國農民四銀行之紙幣為「法幣」，銀本位幣一律收歸國有，禁止流通。民國廿二年，銀本位幣定名曰「元」，之前依據舊國幣條例，價格單位定名為「圓」，銀幣四種：一圓

、半圓、二角、一角。鎳幣一種：五分。銅幣五種：二分、一分、五釐、二釐、一釐。當時小學教師每月廿、三十元薪水，應付一家溫飽，綽綽有餘。

一位發言人的自述

郭雍著 定價新台幣三百元正

獨家揭露中油數十年來的故事，以發言人的角度，

剖析波灣戰爭的石油危機，更是深入探討石油工業，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報導。

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